

[英] 威尔·安德鲁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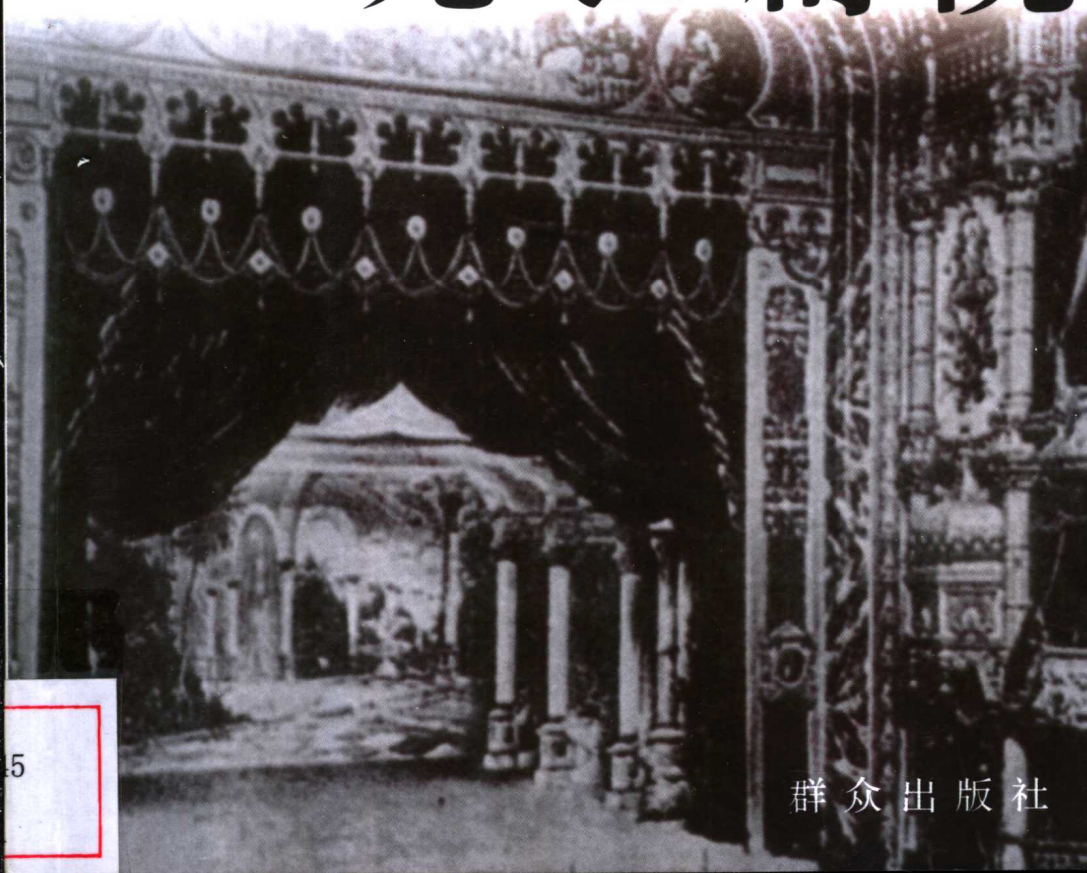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韩中华 等译



Sherlock Holmes

死亡剧院



群众出版社

〕 威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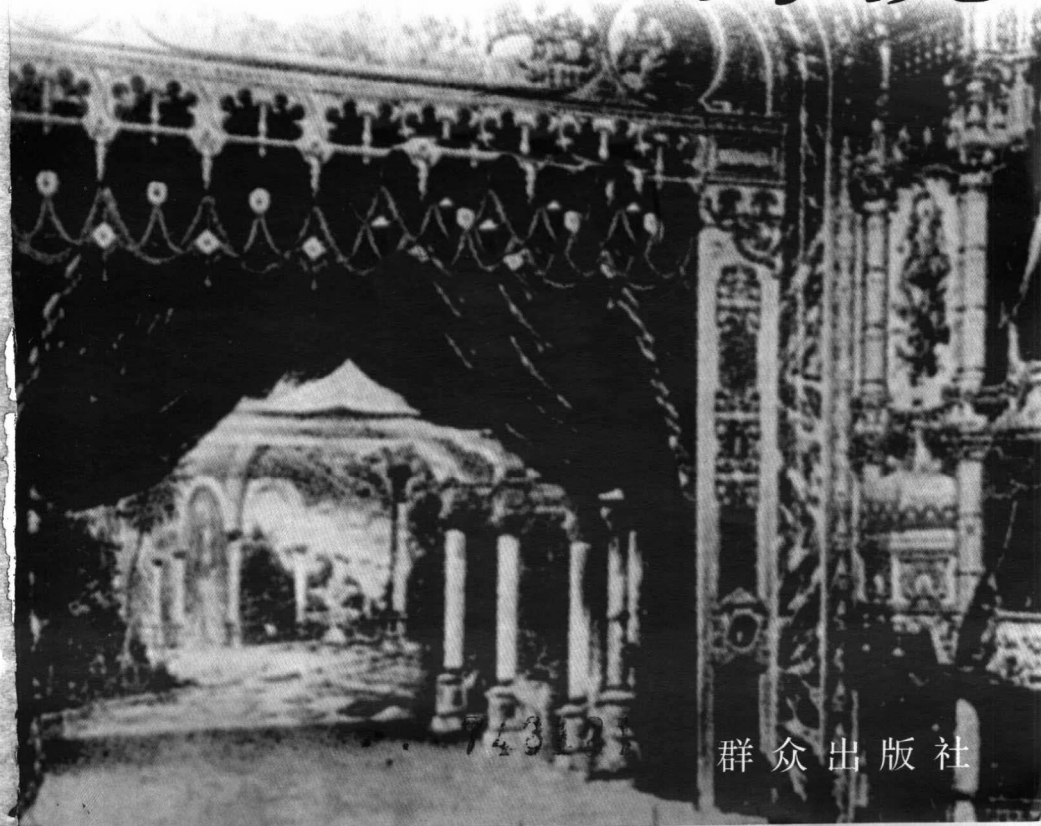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

韩中华 等译



Sherlock Holmes

死亡剧院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剧院/[英]安德鲁斯著;韩中华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ISBN 7-5014-3198-1

I. 死… II. ①安…②韩… III. 侦探小说-作品
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0636 号

死亡剧院

著 者:[英] 威尔·安德鲁斯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章 雪 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42 千字

印 张:10.25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198-1/I·1352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恐怖马戏团	(1)
死亡剧院	(89)
魔术大师身世之谜	(185)

恐怖马戏团

韩忠华 郭 勤 译



一 乔治“勋爵”出现

“华生，照名片来看，我们的客人是位贵族。”

我妻子走亲戚去了，我正陪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呆在贝克街的老房子里。在此之前，我已经把医务所的业务交给了一位医师代理。这样，我就能和我的老朋友一起共处，或许还能重温一下往昔的快活日子。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早餐，只是比平时稍晚了点。当我还在细嚼慢咽的时候，福尔摩斯早已用完了当天的第一餐，坐着与我闲聊起来。一阵上楼的脚步声打断了我们的聊天，男仆比利来向我们呈交了一张名片。

我问道：“那么，你是怀疑名片上所刻头衔的真实性了？”他将名片递给我看，那是一张约五英寸长、四英寸宽的米黄色卡片，印着凸出的字体。上面印有姓名乔治·桑格勋爵，还有位于芬切利的一处地址。

福尔摩斯问我：“除了商人之外，你还见过谁有这么大的名片？”我得承认，对于一位贵族来说，这张名片确实够大的了。

男仆可没这么多疑问，他鞠了一躬退出去，然后将我们的客人领了进来。多年的平静与懒散已使我不再关注楼梯上的脚步声，我以为见到的会是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当



瘦削结实、身材偏矮的客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福尔摩斯显然并不惊讶。来客摘去缎面礼帽，我发现这顶帽子是特制的，比一般的帽子要高出许多，可能是为了使它的主人看起来能高于他五英尺四的实际身长吧。他把帽子和样子昂贵的灰色大衣一起递给了比利，露出里面同样昂贵的上衣和裤子。绸领带上夹着一只镶满钻石的夹针，马甲上还挂着一根金表链。

“我想你就是乔治·桑格勋爵吧？”

对于福尔摩斯的这一询问，客人回答的声音很生硬，根本没有贵族派头，而口气却带着一丝威严。

“没错。你们俩谁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我的朋友答道：“正是鄙人，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约翰·华生医生。”

桑格向我敷衍地点点头，在福尔摩斯示意的椅子上坐下。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想对你有任何隐瞒。实际上，我并不是贵族。”

福尔摩斯点点头。“我知道，先生。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虽然你的裤子是圣·詹姆斯公司制作的，可你坐下的时候却拉了拉膝盖处的裤管。”

桑格吃了一惊。“为什么不呢？这很自然。这样，膝盖处的裤管就不会膨起来了。”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说道：“这是很自然，但一看你这个举动，便知你不是贵族。还有，你显然扣紧了马甲上所有的纽扣，这一点同样也不像贵族所为。”

客人笑笑，这使他瘦削的脸上起了皱纹，那样子有点像爱斯基摩人或印第安人。这是一张饱经风霜、历经严寒或酷暑的脸，看上去有七十三岁了，远看倒可能会显得年轻一点。他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须染色都没染好。更有甚者，他的眉毛也用了同样的黑色染料，而且两道眉毛的颜色深浅不一。此外，



他的两颊上有明显的胭脂痕迹，令他的模样越发滑稽。他对福尔摩斯说：“那么，先生，你还能从我的外表推断出些什么？”

福尔摩斯笑得更和蔼了。“你手上的老茧还告诉我，你长期以来与马匹关系密切，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了。华生，注意，这些老茧是多年来操持马群造成的。噢，对了，你曾为女王陛下服务过，因为你领带的钻石夹针上有维多利亚女王名字的缩写。我敢保证，尽管你在《贵族名录》中无名，但你仍自称勋爵而不怕受罚。所以，女王陛下显然知道你在用这个头衔，而且容忍了。女王并不经常给臣民特权，除非是军人、水手和发明家。我觉得你不像这其中的任何一类。但众所周知，她喜欢马戏艺人，因此我断定你一定是此类人。照你与马匹明显有关这一点来看，你可能是流动马戏团的老板。”

当然，现在回想这件事，我知道当时大多数人都是知道桑格马戏团的。然而，福尔摩斯和我的生活圈子很少与流动马戏团之类有什么接触。据我看，桑格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也就想当然地认为福尔摩斯的一些推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并未这么说，而是直接讲明了来意。

“不管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对了。我不仅是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而且我敢说，我的马戏团即使算不上是世界第一，至少在整个欧洲是最著名和最出色的。在这半个世纪里，我把我的事业从小棚子里的个人表演发展成英伦三岛有史以来最大的帐篷里所进行的壮观演出。我拥有几百匹良马，许多骆驼、无峰驼、斑马、狮子、老虎，还有几头大象。我还有一批顶尖的演员，乔治·桑格勋爵马戏团无人不晓。所以，尽管我诚实经营，长期以来还是遭人嫉妒，甚至一些传统的马戏世家也看不惯我。你知道，我并不是生来就干这一行的，我父亲的剧团是在集市上作下流表演的。唉，集市上的那班人也嫉妒我，可这些人一个也不会对我干坏事。当然，



他们也许会把我的海报用纸覆盖，或者故意为我指错路，但决不会真正害我……”

他停顿了一下，我试探地问道：“如果你有敌人，那会是谁呢？”

他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可以说我没有敌人，医生，可是就最近发生的事来看，我又不能这么说了。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那时，除了流动马戏团之外，我还拥有阿斯特利剧院，就在泰晤士河南岸。我经营那个剧场及其各类马戏表演已经快二十年了。后来，我开始受到恐吓，有时是收到恐吓信，有时是口头的威胁。有人劝我放弃阿斯特利剧院，开始时我并未听从，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管理部门无疑是接到了多次密告，于是开始了像是一次迫害我的战役。突然间，他们勒令我换掉原本十分结实的太平门，拓宽过道，说我那些精心设置的防火措施不够完善；坚固耐用的动物笼子也得重建或换新。连最让同行们羡慕的马厩也备受挑剔，这儿要修，那儿要补的。福尔摩斯先生，为这些事，我花了一大笔钱，可他们还是不满意。后来，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新的管理机构——伦敦郡政会，他们又要我将刚刚完成的工程再次改建。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不得已才将剧院卖了，价钱倒还不错。从那以后，阿斯特利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露天剧院就被拆除了。我把钱又重新投资到我的流动马戏团上，生意越做越大。”

福尔摩斯注意到桑格胸前的表链处挂着一把专切雪茄头用的镀金刀片，于是便在燃烧未尽的煤块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自己也点上了一支。很快，整个房间便弥漫着一股烟香，这味道至少没有苏格兰混合烟草那样难闻了。

福尔摩斯接着说道：“不幸的是，你的敌人所发动的这场战役的胜利似乎是十年前的事了。如果回到 1892 年，我也许能帮你的忙，可我不明白现在还能帮你什么忙。”



这回桑格连想也没想就回答说：“但是，福尔摩斯先生，这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搞垮了我的剧院，他们还不满足，现在又把矛头指向我的流动马戏团！”

福尔摩斯此刻来了兴趣，从椅子上往前探了探身子，问道：“历史又重演了？我是说，你又收到恐吓信，紧接着那些好管闲事的地方当局又频频光顾你的剧团了？”

这位剧团老板摇摇头，沉吟了片刻，然后说道：“唔，是的，又不是。是，那是因为我确实收到了书面的和口头的警告；不是，那是因为这次发生的事性质太严重了。比如，扯帐篷的绳索被剪断，动物被人有意从笼子里放跑，许多演员在马戏场上发生事故。这一切都是有人蓄意策划的。”

我不顾福尔摩斯冷峻的目光，又插嘴说：“桑格，你能给我们看一封恐吓信吗？”

他说道：“噢，可以。我正带着最近的一封呢，这是昨天上午收到的。很显然，它是前天夜里被人贴在我的大篷车的门下面的。”他从上衣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以前的都被我烧了，但现在我觉得该留着它们才对。”

福尔摩斯接过纸片，走到桌边，仔细地将它在桌面上展开，大声读道：

在羊的入口和流动住所之间，将要接受第九条生命。
拆掉帐篷，避免麻烦。

福尔摩斯用他的放大镜看了一阵子，然后说：“这字是用印度墨水写的，确切说是用印刷体写出来的，纸张很厚实，像是画家们作画所用的那种。可写字用的却是尖端的笔，这种笔通常是用于写字而非作画，但墨水和纸张又似乎表明写字的是个搞美术的人。此外，这张纸是被人从拍纸簿本上撕下来的；



为保持纸张的完整，在撕下来之前，还被折过作为撕痕。尽管这些字是用印刷体写的，我敢说，写字的是男人而非女人。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想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吧。”

桑格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似乎准备离开，说道：“很好，先生，这就交给你了。可我在想能否邀请你今晚去看我马戏团的表演，这样，你就会对我目前所遭遇的不幸以及我不得不尽力去保护的一切有进一步的了解了。来吧，我们现在正在埃萨克斯郡的一个小镇罗姆福进行表演。那地方离这儿不远，而且，我觉得你会喜欢这次经历的。”

我们交流了一下目光，福尔摩斯看出我没有异议，于是便点点头说：“太好了，亲爱的桑格，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你的邀请。我想，你会负责送我们去吧？”福尔摩斯对于那些他觉得有权享受的待遇是从来不羞于开口的。

桑格说道：“那是当然。我会派我的马车六点钟左右来接你们。演出八点开始，所以路上你们的时间足够了。”

桑格离开后，我的朋友又把那张恐吓字条在桌面上展开。他说：“华生，现在采取行动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能弄明白这字条的意思。桑格也不明白，否则他不会把它给我们。我觉得这像是谜语或猜字游戏，而不是代码。这张字条在我脑子里立刻跳出来的是‘第九条生命’这几个字。传说猫有九命，我猜这里讲的可能与某种猫科动物有关。华生，在公共娱乐方面你比我要知道得多，马戏团里有羊和猫吗？”

我摇摇头，说道：“我看未必，福尔摩斯。我观看的最近一场马戏主要是人和马的表演。还有小丑、魔术师、赤膊的骑手等等，对了，还有大象。不过，我想其他的马戏团或许会有跳舞的绵羊和表演杂技的猫吧。”

福尔摩斯没有理睬，或者说是似乎没有理睬我的挖苦，又研究起那张恐吓字条了。“‘拆掉帐篷，避免麻烦’的意思很明



显，这是叫桑格卷起帐篷滚蛋。”

后来，由于别的事情打断，他直到桑格的马车来接我们去看马戏时也没有在解谜上有丝毫进展。我们决定不穿夜礼服，可在穿着上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福尔摩斯最后选定了一件灰色的长礼服，我则穿上了黑色的上衣和灰色的格子长裤。两人再加上得体的厚大衣，我们觉得这样既体现了对桑格的充分尊重，又不显得过于考究。可是，当我们一上马车，看见门上的盾徽和高高坐在后面的车夫，便在想该不该穿得像是去看歌剧一样。

我们到了罗姆福，穿过广阔的草场，我开始怀疑桑格是否选对了地方进行马戏表演。但这种疑问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在那顶灰色大帐篷的入口处，有几百人在排队等候。有人领我们到前排就座，我饶有兴致地环顾四周。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马戏场，两根主桅杆（后来才得知这叫“杆王”）加几十根支竿撑起了能容纳至少上千人的大帐篷。一层层的看台主要是配备木凳，当然也有像我们所坐的这样的位子。至于马戏场本身，其直径大约有十二码，周围似乎是包厢区，大约只有三十英寸高，顶上是红色的天鹅绒。观众入口处的对面还有一个入口，隔着红色的长毛绒门帘，像是一个小舞台，上面有五个身着制服的乐手，每人手里都捧着一个铜管乐器。他们的演奏水平足以满足那些坐在木凳上的观众，但对歇洛克·福尔摩斯来说，每一次刺耳的失音都会令他怪怪地皱眉。

正当我也感到乏味的时候，突然，随着一声刺耳的哨声，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粉红色猎装的男人挥舞着一条长鞭进场了。他一面举起他的大礼帽，一面把鞭子挥得啪啪响，桑格马戏团的表演就这样开场了！

我得承认，由于多次看过此类表演，我对这种开场白很难说出什么主观印象。马戏团不外乎就是马匹和骑手的表演，自



菲利浦·阿斯特利于十八世纪末创立马戏以来一直都是如此。不过，如果说阿斯特利是“马戏之父”的话，乔治·桑格便是流动马戏团的先驱之一了。半个世纪以来，桑格将他的马戏从在集市上表演余兴节目逐渐发展到今天享誉整个英伦三岛的大马戏团。在马戏团的规模上，只有他的哥哥约翰·桑格才能与之媲美。约翰在世的时候，兄弟俩合作得不错，两人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可自 1889 年约翰去世后，他的后代就不那么友好了，两家桑格马戏团之间的剧烈竞争也开始了。

然而，所有这些我以后可以慢慢了解，现在我还是得回过头来，讲讲多年前在罗姆福那晚的所见所闻。

那位领班挥着鞭子，把至少八匹奶油色的矮种马带进场子。它们由穿着法式军装的驯马师指挥着，分成两三匹一组，表演各种旋转和急转动作。这些马将前蹄架在马戏场的围栏上，绕圈走，然后又将后蹄架在栅栏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最后，它们又挨次用后腿站立，慢慢地退出场子。它们身上几乎没有马具（只有浅蓝色的缰绳、支头短缰和腰带），表演却十分出色。观众很喜欢晚会这个生动的节目。接下来是一出讽刺剧，一个身穿闪亮杂色戏装、头戴尖顶白帽的逗乐小丑牵进来一匹颇具喜剧色彩的假马，马里有两个人。这匹马滑稽地模仿着刚才那些矮马的动作，用后腿直起身子往后走，故意弄得里面的两个人倒下来。

小丑将马赶出场后，便表演了一系列旋风般的连翻筋斗，令观众气不敢出，而他自己却表现得若无其事。接着，乐队第一次停止了演奏，领班和小丑开始对话：

“我说，小丑先生，你现在该走了。我想要你走开！”

“那么，‘想要’肯定就是你的领班了！”

“领班？我就是你的领班，整个马戏团的领班。”

“如果你是我的领班，那我是什么？”



“你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是！”

“这么说，你的差事真不赖……你是什么都不是的领班！”

“你是个笨蛋。”

“是吗？那么，你也是！”

“你说什么？”

“我说，你兄弟好吗，还不行吗？”

“我得介绍下一个节目了。著名的柔体杂技演员，杜瓦尔先生，表演世界一流的柔体艺术。”

“我知道还有更一流的柔体艺术。”

“那是什么？”

“香肠呗！”

“滚出去！”

乐队又开始演奏起欢快的华尔兹舞曲，领班挥着鞭子将小丑逐出场外。随即，一名身穿紧身衣的柔体杂技演员，跳着进场了。他将一个小墩子放在场中央，然后跳上去，身子向后弯，把头挤入两腿中间，开始表演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扭曲和关节脱位动作。最后，他又用双手倒立，靠肘部的弯曲降低身子，用脚勾起大礼帽戴在头上。

接着，进来一匹大花斑马，活像一具摇动的木马，后面跟着一个身穿芭蕾舞裙的漂亮的年轻女子。领班扶她上马，于是她便在光溜溜的马背上站立起来，并绕场数圈。她在摇动的马背上做了许多迷人的芭蕾动作，这时候，小丑又跑进来捣蛋了。

“哎呀，领班先生。多好的马，多迷人的小姐啊！”

“没错，宾波。你又来干什么？”

“我想和这位小姐说说话。”

“好吧，可是得快点。”

“我先得恢复恢复，酝酿酝酿感情，想首诗什么的……”



小丑单膝跪下，摘掉滑稽的帽子，对静静地坐在马背上的女骑手吟道：

“噢，漂亮的小姐，
过来喝点姜啤酒吧！”

这下可激怒了领班，他又将小丑逐出场外。随后，女骑手又驾马穿过一串蒙着纸的大铁圈。我转向福尔摩斯，轻声问道：“我不明白这时候把小丑插进来有什么意义？”

福尔摩斯说：“这是为了让那位小姐喘口气，华生。”

马术表演结束后是一组卷毛狗的表演。它们全都是法式打扮，浑身整治一新，绒毛尾，身体中间刮得很干净，狮子般的鬃毛上还扎着丝带。它们在两名驯狗师的指挥下，在滚动的球上或走或跳。我很欣赏它们欢快的滑稽动作，可我发觉福尔摩斯脸上出现了节目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不悦。我当然知道他并不十分喜欢狗，但烦扰他的决不是毫无意义的节目。空中飞人开始了，他又来了精神。演员们不仅从一个高架飞到另一高架，还在半空中表演抓人那种大家熟知的动作。这的确十分惊险，因为高架至少有三十英尺高，下面就是撒满锯木屑的草绿马戏场。当这些空中飞人下来向观众致意时，小丑宾波又上场了。他咿哩哇啦地尖声叫道：“我也来试试！”

别人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就已经攀上了绳梯，在其中的一个支架上极其危险地荡来荡去。接着，另一个衣着不太鲜艳的小丑也跑进场内。实际上，他的衣服和脸上的化妆令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他爬上宾波对面的高架，宾波用膝盖钩住高架，伸出双手准备要抓住对方。流浪汉荡了好几次以积蓄冲量，然后飞了过去，稳稳地被宾波抓住了。惟一的不幸是，他肥大的裤子掉了下来，露出红白蓝相间的衬裤。观众们紧张得几乎没



敢出气，直到两个快乐的小丑下了高架，他们才爆发出一阵哄笑，并为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

到两头亚洲大象沉稳地摆动姿势进行表演时，上半场节目已经结束了（我看看双盖表，才惊奇地发现我们已经观看了一个多小时）。它们端坐在一个巨大的桶上，先用前腿支撑站立起来，再又换成后腿支撑。乐队此时演奏的是东方音乐，大象身上那些恰到好处的饰物也令它们看起来颇具异国风情。然后，这些饰物被摘了下来，马戏场中搭起了一个滑稽的理发店，里面有大刷子、剃刀和一桶桶泡沫水。驯象师斯沃洛队长宣布，这两头大象很乐意为观众中的自愿者刮胡子。然而，没有人愿意自告奋勇地上前享受这一殊荣。于是，那个流浪汉小丑又走进场内。他此时显然已经穿好了裤子，沮丧地摸着自己的下巴。驯象师让他坐下，在他脖子上披了块白布，一只大象用鼻尖替他摘去了破帽子，另一只便用沾满泡沫的大刷子使劲地刷他的脸。其中那只稍小一点的大象挥动巨大的道具剃刀，流浪汉站起来表示抗议。那只大的大象显然是在它的同伴替流浪汉抹泡沫时用长鼻吸进了肥皂水，这时冷不丁将水喷到了流浪汉的脸上。

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对以上的表演进行了一番议论。福尔摩斯说：“排场是够大的，华生，表演也很有水准。可你注意没有，演员有几个？”

我掰着手指算道：“领班、主演小丑、配角小丑、柔体演员、驯马师、驯象师、两名驯狗师、两个空中飞人……一共算十个，现在才演到一半呢。”

他摇摇头。“你忘了那位女骑手，照你的算法，应该是十一个。但是不对，华生，没有那么多，因为柔体演员和流浪汉小丑是一个人，驯马师和其中的一名驯狗师也是同一个人，所以应该是八个演员。”